

我们台湾 这些年 Ⅱ

一个台湾青年写给大陆同胞的一封信

讲述30多年台湾现代化进程中的大事件和小八卦
10年来第一本，让大陆同胞真正了解台湾普通民众真实生活的书。
读完只想感叹一声：大家都不容易！

廖信忠 著

Air Mail

台海出版社

我们台湾
这些年
Ⅱ

廖信忠 著

台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们台湾这些年. II / 廖信忠著. -- 北京 : 台海出版社, 2018.4

ISBN 978-7-5168-1567-0

I. ①我… II. ①廖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28441号

我们台湾这些年. II

著 者: 廖信忠

责任编辑: 刘 峰 贾凤华 郭秀彦

责任印制: 蔡 旭

出版发行: 台海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20号 邮政编码: 100009

电 话: 010—64041652 (发行, 邮购)

传 真: 010—84045799 (总编室)

网 址: 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

E - mail: thcbs@126.com

印 刷: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字 数: 261千字

印 张: 17

版 次: 2018年4月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68-1567-0

定 价: 49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目 录

第一章 “从关着门的台湾”到“打开门的台湾”

- 003 钢笔或汽水瓶都有可能是炸弹
- 007 调侃“军民同胞们”的《大力水手》
- 010 很多人都成了马克思的亲戚
- 013 美国总统“卖花生的卡特”
- 016 地方选举舞弊
- 018 扫地的校工成为“国民大会代表”
- 023 神明证明你拿了我的钱……
- 025 代夫出征说“老娘我”
- 027 “艋舺”那时还没有“太子帮”
- 030 民×党到民进党
- 032 “嘉年华”般的街头运动

- 034 采访大陆及开放大陆探亲
- 036 “山中传奇”和“植物人”代表
- 038 “要游行可以，只要不妨碍交通”
- 040 农民到街头“打游击”
- 043 20世纪80年代，大家开始有钱了
- 046 “国会”改选，李登辉读《圣经》寻求力量
- 050 跟大拜拜一样的“国是会议”
- 054 “二条一”：让人无可奈何的叛乱条例
- 057 在KTV不能通宵K歌？
- 060 摆平非主流派，李登辉好手段
- 062 地下电台与“全民出租车”
- 064 政治流行语：有那么严重吗？

第二章 蒋氏家族

- 069 蒋介石是“龟精”转世？
- 072 “我最尊敬的人”和“我的志愿”
- 075 生命的意义：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
- 078 “蒋公铜像”：戒严年代唯一的公共艺术
- 081 “勿忘在莒”变成“勿望再举”
- 084 蒋经国的“微服私访”：一袭夹克走天下
- 086 简朴之风——“梅花餐”

- 088 琼瑶剧里出现蒋经国的脸
- 093 核武器被美国人没收
- 096 部下兵变，连累蒋纬国不升官
- 100 喜欢乱来的蒋孝文
- 102 “江南案”影响蒋孝武的一生
- 104 蒋孝勇1996年回浙江奉化
- 106 蒋经国那两个温和的私生子

第三章 族 群

- 111 把自己的另一半称为“牵手”
- 114 “台湾钱，淹脚目”
- 116 “林投姐”和“周成过台湾”的传说
- 119 番薯、水牛、闽南人
- 122 二十五淑女墓
- 125 1949年“国军”入台：一个打酱油都会改变命运的时代
- 128 眷村：没有血缘的家人
- 131 眷村饮食，有你吃过的牛肉面和永和豆浆
- 134 《宝岛一村》的乌托邦
- 137 荣民：从部队到工程队
- 141 过了适婚年龄的“老芋仔”
- 145 “我想跟我娘抱抱”激发了开放大陆探亲

- 150 是“本地人”，也是“台湾人”
- 154 澎湖案：校长和部分学生被枪决
- 157 “相对剥夺感”与“彼此适应”
- 160 老荣民的凄凉晚年
- 163 “吴凤故事”的巨大影响力
- 166 “汤英伸案”让台湾重视少数民族问题
- 170 有没有真正理解少数民族？
- 173 什么？他居然是客家人？
- 175 从康熙年间说起
- 178 说说天地会的故事：林爽文起义
- 182 为赢选举，争说自己是客家人

第四章 台湾过去的政治教育

- 191 汉语普及与“党化教育”
- 194 中小学考试都考“反攻大业”
- 197 上了中学，你就是“准军人”
- 200 课本上关于“蒋总统”的种种“事迹”
- 203 学校老师常用批判态度教“三民主义”
- 207 匪夷所思的地理课题
- 210 “太原五百完人”
- 213 《南海血书》的创作真相

第五章 金门与马祖

- 221 当兵的都不想抽到“金马奖”
- 224 在金、马当兵的“水鬼”传说
- 227 “蒋公”夜会“无头部队”
- 230 与“水鬼”换烟
- 234 金门的酒、福利和广播站

第六章 禁歌与禁书

- 239 从“保卫大台湾”到“包围打台湾”
- 242 “东洋味”与“苦酒满杯”
- 245 台湾没有野花台湾没有“鸡”
- 248 被改歌词的民歌与“禁歌之王”
- 252 从读书会到私藏禁书
- 255 我们叫巴金为“巴克”
- 259 小孩帮大人买“党外杂志”

第一章

从『关着门的台湾』 到『打开门的台湾』

钢笔或汽水瓶都有可能是炸弹

1987年以前，台湾在国民党当局的统治下，经历了长达38年的戒严时期，可谓“世界之最”。这个戒严令正式的名称叫《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布告戒字第壹号》，简称台湾省戒严令。

这是因为1949年，国共内战末期，国军一日转进三千里，共军追赶不及，最后转到台湾来。台湾就这样成为“复兴基地”“反共堡垒”，两岸开始进入长期对峙状态。

在台湾颁布这个戒严令，等于宣布台湾这个小岛也处于如战争般的紧急状态。另一方面，这个效力超过“宪法”之上的“戒严令”，也成为国民党当局统治台湾的重要基础。

常常与戒严令被同时提起的还有《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》，这部在1948年公布的宪法临时条款，被蒋介石认为是一部“厉行全国总动员，以戡共匪叛乱”的动员令，全中国进入了“动员戡乱时期”。以国民党统治者的立场，《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》的效力在宪法之上，再加上戒严令有许多模糊而又特殊的地方，等于也为他们的许多统治手段开了方便大门。

“戒严令”与《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》就好像两尊门神，一左一右，紧紧保护着国民党政权免于任何被颠覆的可能性。

在戒严的几十年里，台湾的民众习惯于一种说法——“乱世用重典”，所以也很少去思考戒严是不是真的有必要。“政府”会说“这个戒严是对付敌人的，不是对付同胞的”“就像金属探测器只会对金属起反应，桃木剑只会让妖精头痛一样，如果不是敌人，戒严令就影响不了

他”。这种说法看起来似乎没什么错，而且其实，几十年来，一般百姓的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，照理说，戒严令应该不会产生太大影响。

“反攻大陆”是戒严早期最神圣不可动摇的任务，一切为“反攻”做准备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无所不在的标语口号，不仅在墙上可以看到，就连信封、电影票、火车票、烟盒、喜帖，甚至连儿童的玩具上都可以看到如“光复大陆国土，解救大陆苦难同胞”的字样。社会各个领域都感染了这种紧张的气氛，许多公职机关单位还会办各种演习，男员工晚上要值夜班到各处轮流巡守，需要拿着手电筒到单位各处巡察，如果被安全人员渗透进来，贴上代表炸弹的有色纸条还没察觉，就要倒大霉了，年底考绩扣分。学校老师也会告诉小朋友说，路上如果看到钢笔或汽水瓶不要乱捡，那可能是炸弹……

在社会上，当时处处强调：小心“匪谍”就在你身边。不过很少有人真正看过“匪谍”的样子，对于“匪谍”的印象，都来自各种画得阴森恐怖、恶毒狡猾的漫画海报，好像“匪谍”随时会出现。这种宣传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，以至于我小时候每次做噩梦梦到坏人，那个形象都是“匪谍”的形象。

问题就在于，国民党当局总是在四处找敌人，纵容情治单位机关鹰犬介入所有人民的活动。对“敌人”的认定标准从宽，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放过一个，这种肃杀的气氛无形中就给民众一些压力。

台湾人现在会称那段时期为白色恐怖时期，不管你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，在那个时代，一不小心，有意或无意，都会被卷入那种恐怖的漩涡当中。

在台湾，白色恐怖始于1947年的“二·二八”事件。这原本是一次查缉私烟的行动，却意外地引爆了本省人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，接下来则是一连串恐怖的肃杀及清乡事件，这也让许多台湾本省人就此闭口不谈政治，好长一段时间对政治冷感。

所以，在这几十年间，台湾的政治基本是稳定的（因为也没人敢自

找麻烦），社会经济发展归发展，现在看来却是一种很畸形的发展。明明没有战争，但在长期的“戒严令”统治下，大家都避免去想那些越想自己就越觉得可怕的事，只一心想去赚钱，赚了钱又可以过上好日子，吃喝玩乐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大脑活动好像都停止了一样。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思想活动啦！因为大家都习惯去接受官方的思想，民间的思想活动一脱离官方思想的标准，就会被指说“有偏差”“不稳定”之类的，只要一被扣上这个大帽子，情治单位就像神创造天地一样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

被有关部门请去“配合调查”，简直就是吃不完兜着走。电影《风声》里，周迅被逼供时用的粗麻绳，可不是麦家老师的变态创意，在《柏杨回忆录》里就有这么一段触目惊心的文字：

后来，审问官又多了一位年纪较长的李尊贤先生，集中焦点盘问我被俘的经过。刘展华对我不肯承认被俘，十分震怒，我可以从他脸上看出来他即将爆炸。这时，我被安排睡在临时摆在角落的一张行军床上。我还不知道就在这间审讯室里，三四个月前的一个夜晚，调查局把《新生报》的一位女记者，连当时严家淦先生都称呼她为“沈大姐”的沈源璋女士，全身剥光，在房子对角拉上一根粗大的麻绳，架着她骑在上面，走来走去。沈源璋哀号和求救，连厨房的厨子都落下眼泪。那是一个自有报业史以来，女记者受到的最大羞辱和痛苦。当她走到第三趟，鲜血顺着大腿直流的时候，唯一剩下来的声音就是：“我说实话，我招供，我说实话，我招供……”

她要求调查员们把她放下来并暂时离开，允许她自己穿上衣服。调查员离开后，沈源璋知道更苦的刑罚还在后面，她招供不出她从没有做过的事，于是迅速拴上房门，解下绳子，就在墙角上吊身亡。这个20世纪60年代的著名记者，除了留下若干有价值的采访文稿外，最后留下来的是一双几乎爆出来的眼睛和半突出

的舌头。她后来的罪名是“畏罪自杀”，“调查局”“仁慈”地
为她修筑了一座矮坟。

所以当年台湾有一句名言：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警总。当年的“有关部门”，以“警总”为代表，“警总”就是“警备总司令部”，又是一个模糊法令下的产物，在过去是个人人闻之色变的机构。这个“警总”业务包山包海，什么都想管也什么都能管，甚至可以指挥军警，集党、政、军、情、特于一身，反正就是国民党在政治侦防方面的爪牙、白色恐怖的打手，对于国民党而言，简直就是太好用了。

话说当年陶喆他老爸陶大伟也曾被“有关单位”抓去过，原来陶大伟年轻的时候也是个愤青，性格很摇很滚，爱搞乐团。而他的父亲呢，也就是陶喆的祖父陶一珊，这位军统出身的将军在“警总”里当司令。陶爸爸怎么看都觉得这个儿子太不像话了，在那个时代搞乐团简直就是离经叛道。有一天，陶爸爸的理智终于“啪”的一声断弦，派了一大群“宪警”冲进陶大伟的演唱会场，连人带乐器一起架到警总里“跟司令喝茶”。

唉，“警总”业务包山包海，就连家庭失和都能当作秘密武器来用，真是妙用无穷，更别提如何用它来打击异己了。对老百姓来说真是苦哈哈，虽然日子是一天天在过，守自己的本分，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做了一件自己都不知道的错事，就被“警总”请去“喝茶”。这个能不能做，那个能不能想，在说话和行动之前都要在心里先自我审查一番，就好像“警总”在心中也有一个分部一样。

戒严时期，“警总”横行，任何行动言论都可以在“国家安全”的大前提下加以限制监管，那是一个话不能乱说，字不能乱写，歌不能乱唱，舞不能乱跳，甚至头发也不能留长，报禁、发禁（学生必须留西瓜头）、党禁，样样都禁，充满禁忌的年代。你可以想象中国人是怎么教小孩的，国民党就是怎么管台湾的，不要吵、不要闹，乖乖的不一定有糖吃，不乖就打屁屁。

调侃“军民同胞们”的《大力水手》

戒严时期，有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人、事、矛盾、荒谬与笑话，就围绕着恐怖的气氛展开了。

很奇怪的是，戒严时期气氛虽然那么肃杀，但每隔一阵子就总有几个不怕死的家伙敢于说真话，挑战这种气氛。

早期触及国民党敏感神经，且比较有名的案件就是“自由中国案”和“雷震案”。在1949年，以胡适为首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创办了一本叫《自由中国》的杂志，宣扬自由和民主。你以为这本杂志为什么能顺利创刊？因为当时国民党也为了展现自己跟共产党是不一样的，争取美国支持，所以也容许这本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杂志出版，而杂志里鼓吹的自由和民主当然是在国民党领导下的自由和民主啦！所以在创办之初，该杂志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关系良好，立场亦倾向拥蒋。

后来朝鲜战争爆发，美国重新支持国民党。本来嘛，最早蒋介石任用自由派人物的目的就是争取美国支持，既然目的达到了，这些人就显得不再那么重要了。另一方面，国民党为了重整党风，实施党改造，逐渐走向蒋介石强人威权领导的“政治体制”，许多国民党内的自由派政治人物纷纷被边缘化，只好离开权力核心。在这种情况下，《自由中国》的方向和风格也由批判共产主义并拥护国民党领导，转向批评时政以及国民党的专断横行，并开始与国民党决裂。

《自由中国》出版的11年里，从一开始拥护“政府”，到后来批评“政府”，一直风波不断，但都还在当局可以容忍的范围内。直到1960

年，《自由中国》开始质疑蒋介石的三度连任，并且鼓吹组织反对党，《自由中国》的核心人物雷震为了新党的组建而不断奔走，这简直就是公然挑战国民党的统治基础。在台湾，反对党就是叛党，很快雷震就被逮捕了，罪名在现在看来也是让人哑然失笑的：“包庇匪谍”。因为组新党是“为了配合中共的‘统战’，企图造成台湾混乱”，《自由中国》也难逃停刊的命运。

据说后来蒋介石亲自下条子，指示雷震的刑期“不得少于10年”，结果雷震真的就被判了10年，一千相关人士也难逃入狱的命运。一直到1970年雷震才出狱。

《自由中国》的核心编辑除了雷震外，还有殷海光，他的下场也蛮凄凉。作为台湾第一代自由主义者的代表之一，在他的文章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，他是以科学方法、个人主义、民主启蒙精神来批判党化教育、反攻大陆等时政问题。同时他也是位逻辑专家，我在上大学哲学系之前，先读了一些哲学书籍，其中逻辑方面的启蒙书就是殷海光写的教本，其清晰明快的写法让我很快有了逻辑学的初步基础。也许就是逻辑的训练与精神，让他对国民党站不住脚的说法有了更清楚的认识。

在国民党眼里，殷海光跟雷震两人就像在唱双簧，殷海光自然也是眼中钉之一，可是他同时又是知名学者，那该怎么办呢？所以干脆把他架空，剥夺他的教职，限制他的行动。当年殷海光翻译哈耶克的《通向奴役之路》，夹带了许多他个人的见解，一看颇有指桑骂槐之风，读起来大快人心，多少年来，很多人从这本书中得到鼓舞。后来哈耶克访台时，国民党畏于哈耶克的国际影响，当然也不让他跟殷海光见面，最后殷海光可说是在身心压迫下抑郁而终。

殷海光的思想其实没有什么独特的一家之言，现在有人会纪念他，主要是他在那个时代能不怕强权，敢于说真话实践真理的精神。

话说国民党逃到台湾后，也不是没有好好检讨失败的原因。那时候党内主要有两种意见：第一种觉得以前在大陆就是让人民过得太爽，所以

才会丢掉政权，以后要抓得更紧，要更专制一点；另一派认为以前民主化的程度还不够高，没能有效疏导百姓意见，到台湾后一定要痛定思痛，继续推行民主。《自由中国》其实就是在这两种立场对抗下产生的，不幸的是，前一种思考占了上风，国民党到了台湾后管得比以前更严，也越来越崇尚蒋介石的个人崇拜。

“自由中国案”与“雷震案”只是戒严时期白色恐怖的代表性事件而已，在戒严时期可说是大小案不断。在戒严令下，法令很模糊，相关机构的工作定位很模糊，抓人的理由也很模糊，只有执法人员的自由度很高，常常是凭着自己的喜好和认知来办事，所以在当时常常有许多让人哭笑不得、荒谬不经的事发生。

比如在台湾广为人知的例子是柏杨的“大力水手案”。1968年，柏杨任某报纸家庭版的代班主编，该版每天都会连载美国漫画《大力水手》（*Popeye the Sailor Man*）。有一期漫画的内容是这样的：卜派父子流落至一个丰饶的无人小岛而乐不思蜀，两人要各自竞选总统，撰写竞选文宣，柏杨将“Fellows”（伙伴们）翻译为“全国军民同胞们”。大家都知道“蒋总统”每次公开致辞都是以这句“全国军民同胞们”开头的，柏杨老早就已经是国民党的眼中钉，一直想要抓他，这一下被情治单位抓到了把柄，认为他暗讽蒋介石父子，结果就被以“共产党间谍”及“打击国家领导中心”的罪名逮捕，判处12年徒刑，减刑至8年后又无故延期，一共被关了9年又26天。